疏

疏箚

閔文忠公奏議 一

共五

閔文忠公奏議序

自古國家危亡之禍多出於忠賢斬伐之餘而天不欲遂至顛覆則必有忠亮老成之士若顛木之有甹碩果之不食以任異日傾否之責其功不有施於當時必有賴於來世此天之意也余讀丹巖閔文忠公奏議未嘗不盛公之忠偉公之識而獨惜其躬逢
聖主而其言猶不盡用何也豈將絀於近而信於遠歟蓋公在　肅廟盛際已負士林重望及　景宗辛丑又周旋四大臣間協贊建　儲大議由是士禍滔天危逼至於上及而公亦流竄萬死其卒得無恙復

覩　聖朝維新之化則天也雖然方公之始起廢也逆黨甫去凶焰未熄一時士大夫皆折於積畏相顧屛息未敢發一口公乃以白首遺老正色孑立其首先倡明者曰辨　聖誣也討亂賊也以爲不如是君不君臣不臣禍亂不塞而國終必亡矣入而告語前席出而糾率百僚率不出是義而卒以是取躓而去無何戊申之亂起而凶言益罔極矣於是公益寃憤痛嫉未及還朝復進大論悉陳諸賊揑造和應之狀冀以感動　天心以救繼起之禍所謂己酉疏是已公旣以其身任綱常之重知社稷之有安危而不知

吾之有禍福故屢跲屢起而言之益力前後所論奏壹出於純忠至誠其憂深故其辭急其慮遠故其辨詳明白而惻怛周匝而懇激譬如蓍龜之有靈而藥石之必有效也嗟乎使其言而得行于其時進可以折戊申之亂萌退猶得銷庚戌之凶圖不如彼滋蔓明矣而 上方生於調劑不欲爲已甚故雖知其爲忠而不果用公亦輒引義而去終不得其志豈亦迫於氣數而然歟雖然公没二十年而復有乙亥之變天討遂大行公之平日所斥爲凶魁者其腸肚畢露雖其黨亦往往倒戈公之言至是又一大驗而 聖

明亦深察公苦心屢形奬褒追念不已此其所謂絀
於近而信於遠者耶今其後人收輯公遺藁將行于
世疏劄啓議狀箋凡百數十首又附它文十餘首合
爲十卷而總名之曰奏議余於其間尤惓惓於乙巳
以後諸篇者以公之大節在是也古人有言曰讀武
侯出師表而不爲流涕者是無人心者也夫使人而
無人心則可不然雖千古之下讀公之書誰有不慨
然流涕而信斯言之爲忠也然則使吾 君日月之
德將彌遠而彌彰其孰得以掩之彼一世詿誤之類
又因是而怵然泚顙飜然改心卒成 聖上從欲之

治則亦公當日之遺志焉噫嗚呼此其功之所以爲
盛而天之所以命公也夫
崇禎百三十年丁丑日南至安東金元行謹序

崇禎[illegible]十年七月日[illegible]學東會[illegible]

[illegible]西天之德以命公也矣

欲則不人之富日之人責以其[illegible]會察乎出其欲以德之[illegible]

閔文忠公奏議總目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一目錄

疏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一

疏

春坊聯名論　离筵講規疏

肅廟丙子五月初八日以兼說書與弼善安圭聯名

伏以臣等俱以庸陋猥忝宮僚自顧空踈無以稱塞惶愧悚惕夙宵靡寧而唯是聯袂並武頻侍　胄筵仰瞻岐嶷之容俯聽响喨之音慶抃欣祝之誠有難形喻臨當輟講不忍退出及至歸省寤寐耿耿信知愛戴之情根於秉彝以臣等昏愚之品亦自銷鑠不得也雖然此則猶以臣等之私心慕悅者而言之矣

若夫輔翼之具實是今日莫大之急務而顧臣等私
憂過慮之忱猶若有踈略者然臣等請冒死而爲
殿下陳之我　東宮春秋已近就傅聰睿絶異凡人
爲善爲利此其幾也進德修業此其時也宜令端人
拂士日侍于左右正言正事不離于耳目不可使有
一息之間斷而如臣等不學無聞者亦厠僚席之末
則掄選之方固已乖矣又況　殿下過軫惟疾之憂
經冬涉夏一向廢講宮官之不得瞻望者至於七朔
之久假令其間尋行數墨不至全抛而所與處者只
宦寺輩而已寒不止十而曝無一焉則羣下之慮已

不可勝言而逮至開筵之後又因朝家多故聽講之時絶少稟停之日頻仍屈指數旬之間講不滿十次書不過數葉若是而可望開導誘掖之益耶臣等取考本院故事則停筵之日輒有召對之擧非有疾恙未嘗不引接宫僚 殿下亦嘗依此行之矣此豈非殿下家法之美而我 東宫之所當遵承者耶 殿下昨年既已冠之矣今日又將醮之矣成人之道備矣蘄望之心切矣則其於薰陶啓發之方盡思所以靡不用極之道乎見今大禮迫近宫中多事縱不能源源引接而肄習禮節之餘亦豈無親近賓僚之暇

耶臣等於日昨侍講之際屢以此意陳達於 東宮
則顯示樂聞之色而側聽數日迄無指揮意者必有
所不得自專而然矣區區憂愛之忱終不能自抑敢
復仰凟於 黈纊之聽伏願 聖明念義方之訓法
早諭之規俾依古例召對宮僚講討之工勿之或廢
而且不待停筵日爲然若於起居淸閑風氣和適之
時或夜或晝或再或三簡其禮貌隨便接見商確往
事質難文義則其在成就德器之道必將大有所益
矣此非但臣等欲忠之至願 宗社臣民億萬年無
疆之休實基於玆唯 殿下留神焉臣等無任激切

祈祝之至答曰省疏具悉疏辭切實可不聽納焉

乞休官讀書疏七月二十四日呈

伏以臣有區區私懇每欲一陳於 四聰之下而瀆擾是懼泯默至今矣君臣猶父子則亦何敢終自阻於 仁覆之天以負我 殿下通志成物之盛化哉竊念臣性質愚魯志趣凡陋雖嘗受教於先臣知秉禮飭躬之爲貴而不能律身於禮法之場知讀書窮理之爲大而不能專心於聖賢之書徒以觚墨之小技年纔踰冠踵臣兄而登第先臣深以門戶之太盛童子之無聞爲切至之憂臣亦怵焉驚心瞿然知愧

竊自期永奉庭訓終或獲免於大戾矣罪積不孝遽
失所怙憂服未闋旋遭禍變幸荷 聖上再生之恩
得以保有危喘於畎畝之中則及此閑暇時節庶幾
乎從遊師友之間講論古人之書求寡其過無忝所
生而不幸身嬰奇疾輾轉沉痼開卷則火升而眼眩
出聲則痰塞而喉閉遂乃捐去書籍自甘暴棄多年
靜攝僅得少蘇而朝廷遽以被薦於史局督迫之循
墻不得轉身無路奔走從仕者今已兩歲而少愈之
宿病因此而日漸添苦是臣貪祿饕榮行將不保先
人之遺體其罪豈止於怠棄訓誡而已哉臣每念及

此未嘗不悼恨而涕泗也昔在乙未歲先臣自以年
少蔑學乞依 宣廟朝故臣尹根壽故事得蒙 恩
暇休官讀書 孝宗大王批曰覽此疏辭爾之志氣
誠爲可嘉予當體念焉厥後循例注擬亦不點下者
殆至一年餘先臣每擧此事流涕語臣曰 先王恩
渥逈出千古而衰病纏繞不能肆力於文學其所以
孤負 敎育之盛意者大矣平生至恨無過於此云
在先臣而其言猶尙如此則況如臣萬萬不肖者其
欲謝去職務獲遂微志者尤當如何哉今我 殿下
生成敎育之方悉遵 祖宗朝成憲則先臣之得之

於　孝廟者臣獨不能得之於　殿下而　殿下亦
豈不以　孝廟之許先臣者許臣乎古人云恨不十
年讀書蓋十年者天道人事必變之際也臣伏聞
皇明太祖高皇帝以解縉年少少涵養遣歸亦以十
年爲期曰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　聖天子
培養人材之意吁其至矣顧臣愚下之品固無進益
之望而若復促以期限責以成就則不幾近於古聖
不戒視成之譏乎念臣年齒尚少十年之後始過古
人強仕之歲則盡節於　殿下之日不可謂不長也
伏乞　聖明曲垂矜察特許臣以十年之暇俾得以

屛迹朝端偃游田野調養殘喘探賾古書待其疾病稍間知識稍長然後更置於百執事之末則臣當感祝聖恩竭盡駑鈍庶不負殿下成人之至仁而他年地下亦可以歸見先臣矣臣衷情所迫輒干宸嚴僭猥之罪實無所逃臣無任惶恐屛營激切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爾勿過辭安意察職○甲戌更化以後廟議多護凶逆務爲調停公痛義理不明王疑東宮歸田連不膺除命仁顯王后問之親下諭而勉起之蓋以纔經己巳不能無形迹之嫌也公不得不黽勉應命而退歸一念則未嘗忘也及辛巳以後天討大行國是大定公自是遂安意供仕焉

辭正言疏九月二十八日在驪州以縣道呈

伏以臣幸得由暇歸省先壠薦以　恩奠感結幽明
乃於本月二十六日祗奉同副承旨成貼　有旨以
臣爲司諫院正言令臣斯速乘馹上來者臣北望稽
首惝怳難狀竊念臣之空踈庸愚無可比數之狀不
惟朝紳之所共知曾忝簪筆昵侍　淸光至于兩載
則仰惟　殿下亦已洞燭無餘今此誤　恩何由而
至也夫言責之職人主所以寄耳目者也雖在治泰
無事之時猶不可不精擇而愼簡目今國勢之危甚
於累卵饑饉連仍而民窮極矣情志疑阻而朝論潰
矣威怒太過而言路杜矣義理不明而人心溺矣雖

外無邊鄙之警內無蕭墻之變而盖無一毛一髮不
受其病者當此之時雖使秉心公平持論正大爲中
外之所信服者居是任猶懼其左牽右掣動遭疑謗
顧以臣伉拙不諧於俗迷滯不曉於理者委之以上
補袞闕下覘官邪之責則臣心之愧恥固不足言而
其如四方之譏且笑何哉抑臣於此尤有所不敢承
命者念臣以戚畹小臣本不當與議於朝政之末而
自經禍變以來慄慄祗畏之心盖未嘗一日少弛加
以羣從兄弟並列顯仕又犯古人盛滿之戒其夙宵
兢惕不欲爲世指點爲人怨尤者尤當如何哉不但

臣心如此親舊之相愛者亦莫不以是勉之今若貪
榮戀寵仰首伸眉指陳得失論列是非則豈不貽清
朝之羞辱而招世人之駭笑哉是臣不言則負 聖
明委寄之意欲言則違平日謹默之戒噫臣之處此
職其亦難矣臣之此言實出肝膈而 殿下若復靦
以飾讓不賜開納必使臣黽勉應 命率口妄言終
至獲罪明時而後已則豈但臣身之不幸亦恐非
聖世保全戚里之美意也伏乞 聖明諒臣謭劣之
不合言地察臣情迹之有異他人 亟命遞改新授
職名毋令公私俱病不勝幸甚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從速上來察職

因物論辭玉堂疏 十一月十四日在驪州以縣道呈先是十月公被選弘文本館錄時新錄適與畫講相值罷退日已晚圈點頗甚忙錯物議遂譁然玉堂臺諫相繼論列公伯氏忠文公以承旨奏曰今茲新錄大段錯亂既入停當而見漏者有之不入而倖參者亦有之請命改錄上以事體之重難不許是月都堂錄公又被選即拜修撰公以爲榮選之地既有物議則義不可冒進遂上疏辭

伏以臣昨遞諫職私分少安庶冀任便居住湉濡
聖澤迺者玉署 新命又及於千萬無似之身此豈
臣夢寐之所曾到耶惝怳震駴彌日而不自定也竊
念臣以言其質則鹵莽之品無可比數以言其學則
四子之書亦不通曉經幄論思是何等職責而可爲

臣試可之地耶朝家器使之道決知其不當如是也況今論議潰裂而靡定是非混淆而未辨苟究其病源則政坐於　殿下典學無誠察理欠精而然也當此之時尤宜妙選一時通經達理之士使之長侍講筵日陳格言以收其正君定國之效而乃反以此責之於空空一賤臣則不亦辱淸朝而羞當世之士也哉抑臣於此尤有所不敢冒進者臣聞今之館職卽古登瀛之選也其榮寵之隆責任之重自與庶官逈別是以　國朝以來抄錄之擧必嚴必謹未嘗有苟且倖當之時而今番新錄之際擧措顚錯格例乖舛

識者慨歎輿論喧藉筵席之上至有請削之論夫發
此論者卽臣之兄則臣固有嫌不敢論其是非之所
在而榮選之地一有人言則不得仍存者理勢則然
也顧乃因其謬而遂其非遽以被抄諸人苟然塡差
諭以上來勉以察職強之以必不可行之事宣之以
必不可承之　命是則名之曰學士而以患得之鄙
夫待之也朱子有言曰士大夫出處去就關風俗之
盛衰夫一人自處之得失猶有關於風俗況朝家以
忘廉喪耻導其下則其傷敗風俗尤當如何也臣竊
觀近日朝家於接下之際不以禮而以威不以廉節

而以分義束縛馳驟必欲使一世之人俛首低低逐隊營營上以竊公家之廩下以喪一己之守而日趨於卑賤汚下之域孟子所謂視臣如犬馬者不幸近之而　祖宗朝養廉耻惜人材之美意今不可復見矣臣恐若此不已則嗜利之徒日進尚德之風日衰終至於國不爲國而後已臣竊傷之如臣世祿末裔縱不能循墻而走亦何忍自喪廉隅苟徇時好而莫之恤耶假令臣貪　恩畏　威進而承　命其身雖榮而其四端則已梏亡矣更將何物可以討論經義輔導　君德乎事係一身去就不得不索言至此觸

犯多矣冞增死罪伏乞 聖明諒臣空疎謭劣之實狀察臣一端蓋惡之未泯 亟命鐫削職名仍令永勿檢舉使得以自放於田畝之間公私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踏啓字○是時新錄中人迫於嚴教次第膺 命而惟公及金公昌直終始力辭不赴

再辭玉堂疏丁丑八月二十八日以副修撰在驪州因縣道呈

伏以臣幸蒙 聖渥數月投閑歸伏田里廬祝方切意外玉署之 命遽降此際臣誠惶惑愕眙莫知其所以也臣於是職曾已再叨而一未行公臣之決不敢承 三 命之狀卽朝紳之所共知而今此新除又何

以謬及也臣於昨年冬冒入辭免文字而敢引人言爲嫌欲守區區廉隅盖其所謂人言者或騰於臺閣之啓或發於筵席之奏非如閭巷無根之說而耐彈冒沒士夫所耻故臣敢以此爲言其後前修撰臣金昌直引義辭職亦如臣言則 殿下以扶植淸議爲案而下之吏臣竊詳昌直疏語偶與臣意相合而扶植之罪獨及於昌直臣以首事之人獲逭刑章亦云幸耳況可以貪榮戀寵苟然冒進乎此臣之決不敢承 命者一也臣性本伉拙識又迷滯抵死必辭之義固已自決於心而及聞向來諫臣疏中有都堂新

錄取舍可見之語則臣之前後被彈蓋不止一二矣慚恧之心到此轉甚而益覺廉恥之大防有不可踰越者今何忍迫於　威命而遽喪其所守乎此臣之決不敢承　命者二也臣伏覩前此　聖教之所以開釋者每以分義爲重夫分義二字各有所指尊卑有等截然不可犯之謂分各盡其道務適於宜之謂義豈必不顧事理聞　命奔趨然後方可謂能盡分義乎是以以虞人之賤而不赴以旌之招至於將殺而不知悔焉聖人不責其不知分義而反取其非其招不往誠以到此地頭則分輕於義故也臣妄意以

爲 聖敎於分則得矣而於義則猶若有未盡者也
夫以 聖上曉諭之勤責勉之嚴而終不能小有開
悟則其執迷難化不足以備 殿下之任使也亦明
矣此臣之決不敢承 命者三也且臣近伏聞校理
尹星駿之疏以戚里不宜輕授言職使預朝廷是非
爲言云噫此正臣藥石之戒也臣猥以戚畹小臣叨
蒙 聖眷三司言議之職每及於無似之身竊嘗反
復思之欲俛首伈伈有懷不吐則職責不可負也欲
刺口論事少效愚忠則清議亦可畏也進退兩難語
嘿皆罪日夜之所祈祝只在於刋名設防永勿檢擧

而已今同僚言臣之欲言而未能者豈非臣佩服警省處乎臣之決不敢承 命毋論前所稱三者只此一事亦可以斷之矣伏乞 聖明俯諒微懇快從公論 亟命鐫削臣職名仍令勿廁邇班終老畎畝以安私分以清 聖化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須勿執滯上來察職

引湖西監賑事乞解職疏己卯六月二十二日以軍職呈

伏以臣於昨年奉 命湖西幸賴 聖上至誠惻怛之心發於 絲綸施於政令數十萬生靈獲免盡劉之慘而唯是奉行之責畀之於如臣庸下舉措之間

動輒乖宜以致旣歸之後失信於小民者不止一二
臣若僭猥是懼不能早自首實則是朝廷以臣之故
而歛怨於民也豈不益增其罪戾哉玆敢冒萬死略
暴委折焉槩丁丑湖西之大饑實是近古所未有之
災而國家常時旣無備豫之蓄臨急又無聚穀之策
臣受任以來夙夜思度茫然無措手之處妄以爲官
儲旣無以遍活則或可藉私力而救得萬一敢於筵
中請開私賑補官之路卽蒙 允可盖捐財救人固
是厚俗而均施善賑卒有成效則其爲人之可備百
執事亦可推知其視賣官募粟者名實懸殊亦恐無

妨於 聖朝官人之道故也臣於下去後以此廣募則頗有聞風而應者而荐饑之餘民無盖藏傾貲破産而猶不足則或有斥賣田土以繼之者然而或慮有虛實相蒙之弊臣躬行村閭另加採訪復 命之時十分審慎分等以啓盖居下第而稱屈者或有之矣其置之上第者則似無冒濫之患矣迺者因該廳覆啓特降調用之 命兵批則已取二人差遣邊將而但其一則非臣之置諸上第者此則雖出於該曹之錯認而前頭必當連次調叙至於吏批則今春大政時只以一人末擬部官其後亦不無相當窠而迄

無更爲舉論之事此必由於其所見差者有才淹滯
在所當先之致然此輩之才之功已試已著則亦恐
不在人後也自臣復　命以後此輩之日夜顒望佇
聞　恩命今至一朞而卒未也加以兩年毒癘或有
身故者使其父母妻子故舊親戚無不咨嗟怨詛此
臣之失信於民者一也且飢民之無土丐乞者其麗
不億其不隸之私賑者仰哺於郡邑而郡邑無他拯
濟之資臣不得已屢度馳啓請得空名帖數千張以
此募粟以既賑事而其應募者率是無役名避軍額
之類也無不竭力營辦欲遂其一生閑遊之計而近

聞列邑守令不如審察一皆充定闕額始也以利而
誘之終焉罔民而困之怨聲載路皆以朝令之不信
爲言云此臣之失信於民者二也且各樣賑穀名目
多般或慮秋後收捧時列邑有混淆之患臣於畢賑
後以某穀則納之江都某穀則納之京倉某穀則捧
留本邑某穀則白給蕩減之意一一詳錄行關列邑
且令以此知委民間毋使下吏夤緣爲奸矣旣歸之
後猶不能忘諸胷中每逢人士之自湖來者輒必以
是問之則白給蕩減之穀列邑多有還徵於隣族者
至於淸州一邑則前牧使李益著處有此弊春間分

給時白給者成尺文以給且以白字刻木而印之作
爲他日憑考之資而猶不免還徵云此非守令貪暴
欲售肥己罔利之私則必是猾吏舞奸以爲中間偷
竊之計也朝家施惠之意反爲叢怨之歸事之驚駭
孰甚於此此臣之失信於民者三也臣聞朱子之知
南康軍也請推賞賑濟人戶黃澄等曰萬一有司巧
爲沮郤則不惟使臣得罪於民亦恐朝廷異時命令
無以取信於下及除直秘閣也以澄等賞格未見施
行三上狀力辭不赴改除提擧浙東也又以此力辭
堂帖報以南康出粟人已推恩然後乃受職名誠以

信者國之所寳孔子所以寧去兵食而重去此者也
夫朱子爲黄澄等一事猶且決去就以爭之今臣則
失信於湖民者若是夥然而身帶軍銜月費俸廪恬
然而莫之耻臣誠朱子之罪人也矧兹三事臣初不
能逆料其如此終至於上以歸怨朝家下以欺誑小
民其在　聖朝信賞必罰之道決不當置而不問也
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勘臣罪名以謝湖民抑鬱之
情以爲奉使無狀者之戒又　命申飭兩銓一依前
日成命私賑十五人次第調用其已死者則　贈以
相當職又　命分付本道納粟受帖之類勿令充定

軍額至於白給穀還捧者不可不嚴加覈察以慰民心也但念貪官奸吏往往塗改文書外方查問之舉例多無實反使朝令示輕於外方而民之倒懸之急則卒無以少解此臣之尋常慨然處也此則必須別作事目以盡鉤核之道然後民情以達而朝令可行矣玆三者若不趂今示信於民則日後雖有災傷富民無所勸貧民無所賴其所關係恐不止一時之利害而已伏惟 聖明留神焉臣無任席藁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該曹稟處

春坊聯名論宮僚服色疏辛巳九月初九日以兼弼善與弼善李敏

英說書李曉堅聯名

伏以臣等昨以宮僚服色事敢陳一疏仰請變通矣及伏見該曹覆啓大臣獻議則前儀注外別無變改之節只令於　殿下服盡後入侍　東宮時着淺淡服烏帽烏帶臣等所當遵奉之不暇而第以臣等愚意猶有所未盡曉者復此申晛焉臣等竊詳大臣之意槩以壓屈爲重此固然矣第念　王世子之於大行王妃爲之服朞而不敢終三年進見　大殿時以素袍而不敢服衰麻者已是壓屈之大者則爲世子僚屬者只宜從　世子壓屈之服而已豈必於

壓屈之中又爲壓屈然後方可爲參酌得中之道耶
夫設春坊置僚屬輪日直宿俾不與於 大朝公會
者皆所以爲 世子也今 世子則深居大內日侍
天顔而猶且素冠素服不忍卽吉宮僚則乃反烏帽
烏帶於入直入侍之時上下異服儀章不齊壓屈之
義反有加於 世子此豈人情天理之所當然者耶
臣等又按晉武帝泰始十年楊皇后崩旣葬帝及羣
臣除喪卽吉博士陳逵議以爲皇太子宜終服尚書
杜預請旣葬除喪諒陰以居心喪終制其言曰皇太
子若不變從諒陰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永福官屬

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永福省名卽太子倚廬之所也以此觀之則自古僚屬之服色必從東宮省灼然明甚彼以權制除服之世其嚴於從服之義猶尚如此况我朝喪制近古卽今　東宮進見之服又改黑而從素則尤可謂得禮之正而獨令宮僚以烏帽烏帶入直入侍者抑何義耶當初臣等之陳疏大臣之獻議皆出一時之意見未有明文之可據及得此說之後徃質于大臣則大臣亦謂此果爲今日之證援恨不早見於未獻議之前夫參以情理而旣如彼質之古事而又如此則今日宮僚服色其不可襲謬

不改也決矣伏乞 聖明申命禮官博訪廣議使之可行於一時爲法於後來俾無一毫未盡之患千萬幸甚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禮官稟處○事竟不行

春坊聯名論召對節目疏十一月初十日與文學尹憲柱兼司書權尙游聯名

伏以惟我 王世子冲弱之年血氣未定而儼然在憂服之中繼又遭千古所無之變哀隕驚慟傷損必至臣等忝在宮僚旣不能頻瞻顔色仰候起居以盡保護之方則默念情境但有涕淚中宵耿耿懷不能忘矣日者伏見承旨金鎭圭之疏則有日接宮僚毋

閒晝夜于以排遣悲哀鎭安心神之語而 聖批有
留意之教噫臣等之所欲論者鎭圭已言之矣臣等
之所欲請者 殿下已許之矣憂慮之餘欣幸旋切
而乃聽畧日迄未有一番召對之擧臣等於此實不
勝懸仰隕冤之至仍竊伏念開筵勸講此非其時則
召對之日固不可持書冊入侍而若令宮僚只以言
語陳說則如臣等輩又豈有嘉言至論之可以開發
聰明輔導德性者哉臣等之意欲取經傳中聖賢遺
訓之最切於今日者謄之一紙略倣玉堂故事之例
召對令下袖之以入讀過一遍講說文義推衍餘意

反復開陳而　世子亦商確討論質難問答則言之有據聽之有味向所謂排遣悲哀鎭安心神者庶其在此矣伏乞　聖明推止慈之念體養正之訓必令頻接宮僚一依金鎭圭之言召對時節目則又依臣等所陳俾不至於長居深宮寺與處任情悲號致損天和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答曰省疏具悉疏辭可不依施焉

水原赴任後論邑弊疏壬午四月初八日呈

伏以臣才疎而不解世務年少而未經吏役牧民御衆本非其能而謬膺畿輔重寄辭避不得黽勉莅任對民騂然觸事茫如其憒憒之狀不待人言而臣亦

自笑之矣況且本府摠領八千兵馬距京城不滿宿舂脫有事變便可朝令夕至丁卯丙子之變皆能卽日勤王大被 仁祖大王之所褒賞以故朝家視之無異輦轂親兵而倚爲緩急藉力之資則此其兵宜簡而鍊矣其民宜撫而恤矣粮餉宜積儲矣財力宜富厚矣而近年以來百弊俱興以言乎軍額則虛簿過半以言乎民生則流離相續以至軍無一日之粮庫無尺布之儲他日國家將何所恃力而顧如臣者尤何能脩擧廢墜整頓軍容以副朝家委畀之意哉臣受任屬耳凡係邑弊民瘼雖不能遍察而周知請

試略陳其一二唯 殿下博詢廟堂早賜變通焉臣
取考本府己卯帳籍則男丁都數二萬四千八十二
口而摠計京案付及本府所屬軍額則其數多至一
萬四千二百六十二名除流寓士大夫出身品官儒
校生及他老弱外盖無一人不編行伍者而京案付
各邑名目六千一百二十四名本府所屬八千一百
三十八名也本府八千餘名之中所謂前排軍二哨
最稱苦役或立番官門或迎候使客逐日奔走於道
路率皆廢農失業以此朝充暮逃應役者無幾其餘
馬步軍則一年兩度操鍊之外別無他役故民頗便

之別武士別破陣一千餘名則雖有納米之事而其
數不濫且無遠地輸納之勞故亦不至怨苦至於京
案付諸色則六字騎兵及步兵戶保并二千六百六
十六名京案騎步兵及水軍換作騎兵通計爲一百
三十三名禁衛御營軍戶保及訓鍊都監砲保並一
千三百名水軍漕軍並一百四十五名樂生樂工保
三十三名陵軍一百九十七名烽軍三十五名有廳
軍士鷹師保禁軍祑直內吹保監營旗手保通計爲
五百八十三名摠戎廳軍官壯抄軍牙兵保牙兵屯
牙兵通計爲一千三百三十二名雖其身役或有彼此勞

逃之不齊而槩之煩重難堪其中六字騎兵則因前
前府使臣李彦紀陳請以兼役本府哨軍之故有身
布減半之令甚大惠也民以賴之至於揔戎廳所屬
則皆是閑歇之役故良民有力者無不投入其中此
其本府軍民苦樂之大槩也自經乙丙飢荒戊己癘
疫之後民間死亡相屬今式年入籍之户比己卯所
減殆三分之一許多闕額既無以充定則不得不侵
徵其一族而一族不能支堪本府軍兵素稱役歇者
亦以被侵一族之故太半逃散自臣到任之後諸上
司各軍門番布徵督之令急於星火輒以視之尋常

慢不舉行等語苛責不已臣遂抄出未收之類使之推捉則各面面任皆報以此人某年故某年逃又令推出其一族則又報以某人以其一族每年代納番布而某年此人亦為逃走又令推出其他一族則或報以某地某人為其一族又令推捉此人則其人又以元非一族聲聞不及強辨不已不得已使其洞里備納則民人等相率號訴縷縷稱寃臣於此實不知所以處之者遂知委各面使之搜得閑丁趁速代定則又涕泣號訴曰唯當破産代納力盡則逃散而已此地閑丁豈有搜得之路耶臣於是惻然疚懐食不

下咽竊自反復思惟不去此弊則民無奠居之日軍無克詰之望而其所以救之之道實無他策不過曰量減軍額而已臣聞古人曰兵務精不務多與其徒擁虛簿日事剝割使斯民盡散而後已曷若量口定額俾之息肩兼得專意於簡閱也哉臣按閱本府故事曾在丙午年本府府使臣俞瑒上疏請以本府各衙門所屬諸色軍兵一依南漢例盡屬本府得選精兵五千人以其老弱抄得游軍收其米布備邊司覆啓本府軍額以步軍三十哨馬軍六哨爲限此外不得加減一名而如旗鼓手將官隨率中軍標下雜色

軍兵勿計於此數之內諸色中禁軍袱直各衙門軍
官牙兵兵曹餘丁司僕典設諸員錄事內官保吏曹
留曹書吏並許移屬本府以爲編伍之地其他京衙
門直定之類時存之外更勿加定事定式施行而以
即今軍額較之則丙午後加設者本府軍則牙兵一
哨有馬別武士二哨也京案軍則禁衛軍保三百八
十二名陵軍一百九十七名禁軍袱直八名內吹保
八名內官保一名守禦廳守堞軍官五十一名摠戎
廳所屬一千三十二名也其中禁軍袱直內官保守
禦廳守堞軍官則臣頃已論報備局一依丙午定式

還屬本府而摠戎廳係是本府所屬之上司禁衛營
則事體與訓局御營一般故皆不敢擧論矣夫以丙
午全盛之時俞瑒猶以減額爲請況當近年凋瘵之
餘軍額之多視丙午倍蓰則民安得不困邑安得不
弊乎夫廣州水原並爲畿輔雄鎭捍衛都城則凡所
以措置施設理宜一視而廣州則京案軍兵皆屬本
府水原則獨不然終至積弊難救者抑何故也今計
獨有盡將京案軍兵屬之本府使之推移充定於本
府闕額以其所餘給保前排二哨又以其餘略收米
布平時則爲器械鍊習之費臨亂則爲軍兵贏粮之

資則庶幾軍容自壯緩急可仗矣廟議如以盡屬爲
難則三軍門軍保許令半减其額數此後俾不得加
定一名如陵軍内吹保漕水軍等名目一併革除摠
戎廳所屬亦爲酌定其額數勿令擅自加减而此猶
難行則凡本府所在京案軍皆令半減其身布使之
兼役本府哨軍亦可爲一分救弊之策也至於財穀
則本府各倉還上各穀上年所捧只七千餘石軍需
米除一年應下外只四百餘石六字騎兵留防布一
年所捧十餘同而帶率中軍軍官朔下衣資計除外
所餘無多此外更無財穀之儲置者用度之苟簡已

不足言而加以積逋如山充償無由近來以此府謂
弊邑者盖由於此臣請條陳之還上各穀多年未捧
三萬一千餘石已未以後未收田税大同四千二百
餘石京倉移轉太江都移轉米未捧通計爲七百石
乙丙賑政時所貸賑恤廳錢文二千兩南漢木十同
江都木五同皆無備償之路其中最可惜者故叅判
臣金益勳爲府使時別備米一千石啓請朝廷令該
曹別錄分半留庫分半改色一以爲臨亂不時之用
一以爲軍兵賑窮之資其所設置本意誠非偶然而
今則散在民間無一升見存者矣臣遍搜各項文書

而按視之則多年未收田稅大同或敗船或無面當該色吏沙格或死或逃今無推徵之處者幾二千石此外皆散在民間而戊己以後逃故過半江都移轉米則昨年因朝家分付督捧二百餘石輸納于南漢而多是隣族之所侵虐也其餘五百餘石則不但當初受食者不能現出並與隣族而無由搜訪臣到任之後逐日推捉各面而終難推出春分已迫不得已論報備局仍爲停捧而秋來收捧之難可以預知舉此一端亦可知各項未收之無不如此矣至於賑恤廳錢文南漢木則皆無立本之資江都木則其時貿

穀賑民及秋所還捧各穀合爲百餘石此則今方留
庫而江都必令以本木輸納百餘石穀物斷無還作
本色之路豈不誠萬分悶迫矣乎臣意今式年戶籍
修正之後以積年各穀未收文書憑考戶籍其中或
逃或故又無子孫戶籍中無名者及敗船無面之指
徵無處者皆許蕩减江都木亦令以本穀輸納則國
有益下之惠民有樂生之心豈不愈於徒取舊簿刮
毛龜背而終不得收捧也哉若以各項名目盡許蕩
减爲難則敗船米及江都移轉米不可不爲先蕩减
以示軫恤之意盖上納之際耗費必倍民情之尤所

痛切故也至於本府種種弊端難以毛擧而本府曾有司饔院案付船人一名物故已過十年其族屬亦皆離散並其船不知去處而本院逐年行關督納其船稅本府若有地土船則固當仍充其代除免雜役而本府濱海業漁之徒只以小艇出入浦口而已絕無大船使用之人故不得已遍徵其稅於沿海民人此事雖小其弊則大曾已屢次論報本院而只事督責視若欺謾上司者然若不一陳於 殿下之前則倒懸之民于何告訴耶且本府西南雖曰濱海而蜃蛤本非其產故每年尾署分定蛤甲持價往貿於仁

川等地弊已不貲而上納之時輒又有黜退之舉不得已分徵錢文於民間以爲防納之地今雖不敢望其革罷若 命本署酌定其價俾無濫捧之弊則民力庶可少紓矣且朝家以本府待變重地不許府使之越境出入而境內軍兵則或因朝命及上司之令裹粮赴役於他境者無月無之脫有緩急則其何以及期收聚耶自今以後除 山陵大役外越境赴役之事一切防塞雖 山陵大役亦令以役價輸送使之雇立則庶可爲倉卒不虞之備矣臣猥以無似叨此重任夙夜憂懼博訪細思事係民瘼則不拘大小

而敢此畢陳若其支蔓煩褻之罪有不暇顧伏乞
殿下下臣此疏于廟堂商確採施使畿輔重鎮不至
終棄而得效其他日捍衛之勞則臣雖伏嚴誅亦與
有榮矣惟 聖明留神澄省焉臣無任激切祈祝之
至答曰省疏具悉條陳弊瘼令廟堂商確

與南陽府使尹憲柱聯名論賑政疏十月初五日呈

伏以臣等俱以庸魯猥叨芻牧之任竊自擬小心奉
職務祛宿瘼少效塵露之報矣不幸今歲年事大無
民將盡劉夙宵焦憂拯濟無策僨敗之罪固所自甘
而念及斯民誠可於悒仰惟 九重深邃民間形勢

猶有所未盡　俯燭者玆將目前切急之狀仰瀆
宸聽惟　殿下詢于廟堂而劃卽裁處焉盖　國朝
以來凶荒之慘始見於庚辛于後廿餘載民猶未蘇
而又有乙亥之饑饉乙亥後纔一年而又有丁丑丁
丑後荐遭戊己大疫而又有今年則孑遺餘民萬萬
無圖生之道矣必須朝家大加警動汲汲如救焚拯
溺然後庶可以濟得一分而側聽累朔尚未有聞臣
等誠莫曉其故也臣等所莅兩邑之被灾人言比漢
北稍勝臣等未知漢北被灾之形果如何而雖以兩
邑言之一邑之中亦有輕重之差殊以至一面之中

而亦然其所謂被灾最輕處所收猶不過常年之半其最重處則全無所收以故正當秋成之日民間尚多絶火往往有流移者目今如此則明春可知水原則民户一萬二百餘南陽則四千四百餘户臣等竊計每户雖以升斗之穀廵廵分給通三朔計之米穀則一石皮穀則三石庶可以救接殘喘而今年新分給還上水原則僅萬餘石而米不滿千石南陽則僅四千餘石而米不滿三百餘石每户所俵當不過一石皮穀以此其何能支過三朔耶臣等雖不能詳知京司形勢之如何而賑恤廳即今所儲猶有米穀八

萬餘石云竊想來春或不無若干劃給之舉而除非
水原五六千石南陽二三千石則決無以繼賑於麥
前且念宿舂之地往來勞費之弊亦係不貲臣等之
意則以兩邑所捧兩等大同米留賑本邑來秋還捧
仍以賑廳穀會付而自賑廳以本米移送惠廳以備
需用則實是公私兩便之策也議者或以爲民間若
聞大同留賑之報則必不登時備納守宰亦或苟循
民情未捧而稱以已捧終無賑民之實云此言可謂
慮之詳矣然大同米則民間皆認以爲田結應納之
賦故從前收捧之難不至如軍布之侵督隣族臣等

雖甚無狀既已陳請蒙許之後何敢視以等閑終至於欺謾朝廷之歸乎如以臣等之言爲不可信則待明春別遣京官摘奸可也摘奸時猶不無見欺之慮則本邑所在各樣穀物盡爲計數摘奸亦可也此則唯在朝家防僞之周詳耳臣等竊以爲明春賑政此外無他善策至於江都南漢移轉之穀乙丙以來畿邑年年受出而水陸數日程往返之勞姑舍不論還償之際所費幾至三倍民間皆言與其往受兩處移轉無寧安坐而餓死其言誠可哀痛臣等不忍咈其情而爲無益之請也且伏念兩邑所在三軍門軍保

其數不滿一千名若自賑廳除出數十同綿布移給
各軍門仍令本邑收捧本米以補賑資待秋還捧以
賑廳穀會付則在軍門無所失而於賑政大有益矣
亦望 殿下特加採施焉臣等素乏材具猝當荒歲
區區所恃唯在於 殿下如傷之仁曲加軫念使斯
民不至於盡塡溝壑而已凡此數件事若皆爲有司
之所沮格則臣等只當束手立視更無可以出謀發
慮者 殿下亦宜嚴命道臣斥退臣等移授有識慮
幹辦之人毋俾股肱之郡變作荒墟也臣等構成此
疏繕寫將上之際卽伏見宣惠廳關文則秋等大同

米使之輸納於南漢臣等未知此何事也假令此米先在南漢猶當發倉以賑況可椎剝疲氓以充之耶移轉徃受民猶不願況可奪此與彼加之以轉輸濫捧之弊耶廟議雖出於重軍餉之意而國無門庭之寇民有目前之急則彼此輕重不啻懸殊獨不可遲待常年耶如曰軍餉較重民情不可顧云則亦宜依今春例使廣民來受以爲彼此俱便之地猶或可也亦何必迫令輸納大失畿民之望耶且伏聞今年民田之初不付種處湖西則許給全灾而畿甸則不許云此固朝廷不信守令之致撫躬慚痛寧欲無言抑

未知畿甸守令之比湖西爲尤不可信者獨何故也
蓋沿海堤堰之處素無水根土地斥鹵而東作之節
旱暵太甚過時之後淫霖爲災以致累百畝之地一
望荒廢者在在皆然前頭敬差官踏驗之時如有一
卜虛錄則臣等請伏斧鑕以快有司之心如或不然
則亦宜一體給災毋令窮民益致愁怨也臣等曾忝
法從昵侍 天顏每嘆 殿下憂勤惕厲出於至誠
而及奉向日 哀痛之教仰認 聖意必欲優恤根
本之地 德音所曁歡聲洋溢而此令荐下民皆驚
擾無不歸怨於朝家而不知其出於有司謀事之失

宜臣等竊悶焉伏願 殿下亟寢前命以慰民情千萬幸甚臣等伏見近來廟堂多故凡外方奏請之事未嘗趂速覆啓或至有淹滯終年者臣鎭遠今年夏以軍務事馳啓而經秋涉冬尚未聞從違之如何今臣等所論列者設令皆蒙 聽施而覆奏之際民已阽死則雖欲宣布 德意已無及矣此亦 殿下之所宜垂察處也臣等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廟堂稟處○廟議沮格事不果行

按湖南時引臺論辭職疏 癸未九月初三日呈

伏以臣猥以無似謬膺重寄觸事憒憒䰟懼恒切而

歲又大侵民將盡劉儲蓄俱竭拯濟無策夙宵焦迫罔知攸措加以素患痰火之病年來漸痼精神昏瞀胷膈痞塞強應公務動輒顚錯必須早解臣職另擇忠勤才智之士畀以方面責以成效然後庶有其蘇之望矣抑臣伏聞頃日臺臣疏論外戚而有曰位高則驕勢盛則橫噫此正臣藥石之戒也臣以戚畹小臣無功驟遷忝二品崇班按一路軍民則所謂位高勢盛臣固然矣至於驕橫二字雖是平生所自勉戒而亦安敢自謂我無此失也卽此一款已極難安而且伏見憲府論劾趙休徵之啓以凶歲納米爲言夫

休徵之補官實由於臣則臣安得晏然而已然其所
謂去歲納米云者大非實狀臣不得不略陳焉盖臣
於戊寅歲受湖西監賑之 命其時各邑官儲無不
蕩竭勢將藉力於私蓄而非爵賞無以募人但納米
受爵臣嘗病其名器之冒越故遂乃陳達於筵中請
募得富戶約以飢民劃給使之着實賙賑旬宣頻頻
摘奸及至麥秋皆得支活然後特以活人之功除授
實職則此乃以功受賞非比納粟得官云則 殿下
即賜允可臣下去後以此募人應者甚多畢賑後抄
出其二百口以上賑活者十五人而奏之休徵即其

一也而元無斗米納官之事且其爲人純實質慤不
覺其大段愚騃矣今臺臣不究其當初實蹟而直以
納米斷其平生在休徵豈不寃乎若其通仕之罪皆
在於臣而臺臣之不爲並論臣身者豈欲容臣之有
所自處耶仍伏念此輩累百口全活之功在朝家酬
勞之典不宜忘忽而見今未補官者尚多其人前後
聖教之特下不止一二而今番大政又無一人之調
叙者徒使失信之名歸於朝廷緣臣奉使無狀致令
已仕者得納米之目未仕者有失信之怨此皆臣之
罪也在臣私義只合屛退自廢徐待此輩之盡數調

用然後更立於朝決不當欺誑小民獨享榮寵也伏

之　聖明下詢廟堂如以爲此輩活人之功不必酬

報云則　亟收前下承傳仍治臣下欺富戶上累官

方之罪以尊朝廷以安微分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

惶懼屏營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勿過辭從速察職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一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二目錄

疏劄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二

疏劄

政院論戶曹草記疏 乙酉閏四月初七日以右副承旨辭

伏以臣病難供劇之狀前疏之所已悉一院之所共憐只緣僚席一空推移無處不得不僵卧直廬忍死捱過矣今日隨 駕往還之後證情一倍苦劇引飲無筭胸腹牽痛精神迷瞀如墮烟霧頑痰格塞不通呼吸以此病狀實難仍居於夙夜之地且臣於昨者以戶曹草記事妄陳愚見 嚴敎遽降雖蒙 聖度寬大罪止問備而奉讀 辭旨心骨俱竦其何敢一

刻自安於榮次而　動駕隔日不敢自處有若晏然
無故之人罪戾采增惶懼靡容伏乞　聖明亟命鐫
削臣職以嚴公法不勝幸甚抑臣方在惶縮俟譴之
中不空更發一言而區區憂愛之誠不敢以纔承
嚴敎而自阻於　天地父母之前玆敢冒萬死附陳
其一二唯　殿下少垂恕察焉當初該曹草記不稱
傳敎而只該吏謂有　傳敎下吏口傳有不可準信
則臣安知其必有　傳敎也臣於啓辭中提起下吏
所傳者盖出於未詳　傳敎之虛實而草記中旣無
傳敎二字故亦不敢仰質其有無只以嚴刑未安之

意啓稟此皆臣不識法例觸事昏昧之致而第命
令之出自差備終必有月後之弊何不 下教喉司
付之刑曹論其罪犯依法痛治耶一筭貟之推治至
爲微細該曹草記之由於 傳教令亦明白則固無
可言者矣如或事有大於此者内侍招致該吏矯稱
傳教而該曹亦以 命出差備不敢直擧 傳教於
啓辭只依其言而奉行則 殿下何以察之廷臣何
以知之乎此則關係非細恐不可不少加 聖念也
臣之愚意欲望 殿下於此等處勿以小事而忽之
深思杜後弊之道臣之此言如不中理則亦空明白

提誨以開迷惑仍加重律俾爲他人之戒實　聖人
察邇之量天地生成之澤也臣旣被　嚴命又復
妄發死罪死罪臣無任屛營惶悚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
下○院啓在啓卷

引水原前事請罪疏丁亥十一月二十日以禮曹判書呈

伏以臣於壬午年間待罪水原也有冒犯禁條之罪
今者事發於六年之後將使他人替陷重辟臣不勝
慚愧悚慄之至玆敢冒死首實以俟　處分焉盖水
原土田大抵瘠薄而其宁山麓及水邊磽确之地五
穀元不成熟數十年前或有流入之民斥斥起墾一

二年後旋即轉徙仍成陳廢者不知其幾而間有大丘隴連亘十餘里極目荒蕪者至於三四處朝家不許陳田給灾故此等處皆入實結逐年徵稅於當初起耕者之隣族窮民之呼冤有不可言臣於是惻然傷愍或躬行田野或發遣褊裨一一摘奸審視且考前後文書則曾在癸丑年有仍陳給灾之令而其時頗多有落漏者癸丑後陳荒者厥數又甚夥然通計白地徵稅之處幾至六百餘結臣遂移牒地部乞依癸丑例給灾則該曹固執不許臣極欲為窮民少紓其怨苦而未得其便且安山漁夫復戶百餘結自前

劃定於水原而漁所捧米之際斛量太濫又有雜費
船價等色目故一結之應納十二斗者必添備六七
斗然後始得充納應此役者偏苦難支故前日許堀
爲府使時私自添給五十餘結使之并力應役民甚
便之而添給之結則年分文書中加錄於給灾秩自
是仍成謬例年年遵行臣之在任時適値荒歲朝家
有水沈田木花田給灾之事目臣妄欲就此施惠而
陳田則其數太多故每田以三分之一計之爲二百
餘結並與漁夫添給五十餘結合二百六十餘結加
錄於年分灾結非不知擅便於事目之外其律至嚴

而既為該曹之所尼文法之所拘則民亦孔哀計沒
奈何而不耕之地鞭扑催租實有萬萬所不忍者受
殿下芻牧之寄唯思仰體 恤隱之德意至於事目
之末雖有所出入恐不至大害於義以此伏法受罪
固所自甘矣翌年癸未臣以水原陳田給灾之意陳
請於榻前又不免見阻於該曹此則 聖聽亦或記
存也其後繼臣而莅本府者知臣本情之出於為民
亦皆遵依為例以至今年矣即伏聞京畿都事沈尚
尹鈞得此事馳啓臚列請罪時任府使尹就商云就
商固有承訛襲謬之事而若論其隱漏田結則罪實

在臣臣何敢倖逭刑章一刻晏然乎伏乞 聖明下
臣此疏於廟堂 亟命勘臣負犯仍令精查陳田明
白給灾以嚴邦憲以惠窮民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
戰兢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廟堂禀處此事出於爲民不宜過自引咎卿其
勿辭從速察職○後上依大臣所達命遣都事打量以知虛實漁夫復戶事令該曹參酌禀處

論水軍節目變通疏 戊子十月二十九日以工曹參判呈

伏以臣伏聞頃日筵中以水軍節目一依舊例施行
并末保並還給各營鎮事定奪云此盖爲新定節目
既多不便無寧仍舊貫之爲愈也第臣愚迷之見則
所謂仍舊貫者亦多有窒碍處敢此歷陳仰冀 財

擇焉盖我國所謂身役名色不億而輕重不一苦歇懸殊有納三疋者有納二疋者有納一疋者而所納之布或七八升或六升或五升民之避苦投歇其勢固然而歇者又不定額數投入之路甚廣閑丁之難得白骨隣族之被侵職由於此釐整廳之設盖欲均一民役以革此弊也設廳之後以一人身役六升木四十尺者二疋為限過此者降之下此者陞之各㨾名色或陞或降皆以六升四十尺者二疋為準之意入啓蒙 允頒布中外矣今此水軍一款若令一依舊例則舊例水軍布即五升布三十尺也國中應役

之民皆出六升四十尺之木而水軍獨減其升尺此
其不均一也所謂并末保者元軍兩人并得一保而
或稱并保或稱末保或稱合得保者也臣曾按湖南
詳聞或有有并保者或有無并保者有并保之元軍
納二疋無并保之元軍納三疋而無并保者其數甚
多聞嶺南則無并保者甚少而亦或有之云今以并
末保還給各營鎭而使之一依前例收布則有并保
納二疋之元軍其役太歇無并保納三疋之元軍其
役太重此其不均二也此與當初設廳均役之意豈
不大相反耶臣意則水軍納布定與他役一體以六

升木四十尺者二匹爲準而給代亦以每名二匹爲
式并末保還給本營鎮之後改其名色稱以餘軍以
其所納之布謂之餘軍布凡各營鎮各項需用戰船
及器械所入皆以此布用下則可無不均之歎而不
違於舊制之大體亦合於革弊之初意矣盖舊制邊
將廩料及戰船器械之所需元無定數劃給之事而
勒令邊將自備故不得已減除立代之額取用其布
至於上司策應之物侵徵於些少立代之軍名義不
正弊端不貲此則舊制之不可用者也新制剋減其
立代之數以致前日立代土卒頓失生理舉有渙散

之意此則新制之不可用者也議者多以爲立代之軍前則給三匹今則給二匹以此呼寃云而此則有不然者前之三匹五升三十尺也今之二匹六升四十尺也彼此升尺懸殊則二匹三匹之間無甚異同且以京衙門雇立價言之皆不過二匹而猶且碎頭爭之民情豈以京外而有異哉況前日横徵雜物今皆以餘軍布取用以絶其侵虐之端則所受二匹專爲自己口吻中物尤豈以二匹而少之哉士卒之呼寃專在於立代之減額而不在於二匹三匹之間亦明矣至於各邑收布輸送時苟充不謹之弊統水營

責徵雜物於各鎮堡之弊所宜立法嚴禁各營鎮立代之軍亦必永定成案然後倉卒可以應變故各項條件玆敢作爲節目列錄于下恭俟 裁處焉大抵旣知舊制之多弊欲爲釐革而諉以終無善變之策又令還仍舊制則事體豈不顚倒聽聞豈不駭笑哉因其大體略加檃括似不可已而臣旣承釐整廳句管之 命故猥陳區區淺慮伏乞 聖明下臣此疏于廟堂使之更加商確俾無事過之悔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悚屛營之至

一水軍每名納布以六升木四十尺者二匹爲準而

立代軍每名以此二疋上下或値木花絶貴之年
則自水營報備局從市直折錢代捧
一并未保改稱餘軍與元水軍一體納布
一餘軍所納之布稱以餘軍布各營鎭各項公用以
此用下
一各鎭中餘軍數少無以成様之處則自水營參量
形勢每朔許以元軍十名或十五名所納之布取
資需用而某某鎭餘軍不足元軍布幾許取用事
自水營報備局定式
一水軍布收捧之際各邑下吏符同奸民或依前以

五升三十尺捧之或捧以六升而換送五升疲殘邊將不敢黜退以致受代者之呼怨云今後則如有此弊邊將以其所捧之布送于水營自水營看審後果是升麤尺短則該邑色吏捉致營下從重決棍後使之改備以納俾有所懲戢焉

一各營鎮各船軍卒一依元軍數盡爲立代(元軍或願自立則聽)而必擇其壯健有根着居在鎮下近處者永爲充定後仍爲成案有逃故則代定常時長待船頭以備緩急之用其中雖有餘軍不足元軍布取用之處立代軍則必一依元軍數成案而給代布則

每朔輪回受食且自水營不時發遣軍官摘奸如有一名不爲立代私用其布者則當該邉將啓聞論罪

一統水營立代軍案今年內修正上送于兵曹而各鎭堡軍案則統水營收合上送此後每弍年改都案依此例上送兵曹以爲憑考之地

一統水營責徵雜物於各鎭堡各鎭堡無以酬應不得已又爲分徵於軍卒此爲大段難堪之弊今後則統水營需用皆令取資於餘軍布切勿分徵之意嚴飭痛禁着令該道監司另加審察如有復踵

前習者統帥則啓聞請罪水使則直爲處置而御史廉問時此一欵别入於廉問條件中俾有所畏戢焉

一案付立代軍本官之煙戶雜役邉將之科外徵斂一切減除公私賤則身貢雖納于各其本司本主而私賤欲爲捉去者一切禁斷

一餘軍以即今見在者定爲額數俾無日後加減之弊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廟堂稟處

論趙翼命翰薦疏 己丑七月二十四日以右尹呈先是趙翼命以逆柟之甥被薦藩苑及其回薦公未知其爲逆甥泛許之同副承旨李公觀命陳疏斥之曰治逆之提防

斬弛凸逆之甥得與翰薦而可否之地晉無一
言公郎上疏引咎曰當史官之來問可否也所
薦三人皆是少年名闕故臣果許之其後始閒
其中趙翼命為逆榜之甥云臣之先仲父故相
臣鼎直嘗言逆賊之親戚必人人嘗知為王導然
後可用不然而用之比范道也臣常服膺茲訓
而倖其不能早知為逆甥以至晉無一言則由
臣昏謬之致人言之來實無以自解於是正言
具萬理右翼命上疏以為稱以名闕而初既許
之及觀命疏出而必欲擠之樂附黨伐之議雖
自謂昏謬人孰信之 上答以所論得宜公遂
問廠不安以為所被人言乃是聘君之自也既
被比言則義不可東帶立朝遂請退歸田里仍
郎出城卜居廣州連有除拜而皆不就至是趙
翼命又以正言上疏稱以萬萬危怕 上答人
危道二字語極不避予實驗然公遂上疏辨之
伏以臣偃息畿郊積逋 威命論以邦憲合被誅譴
而 聖度天大職名猶在欲更中控籲則拘於格式

欲冒就職次則壞了廉義進退兩難惶隕靡容此際伏聞 聖候違豫累日彌留驚遑憂灼不暇顧他倉皇入城祇謝 恩除仍然起居之班而顧臣向來所遭人言不比尋常身居宰列旣被欺君之目何敢貪冒榮寵更厠周行乎縮伏私次日上辭本而喉司不諒一向退却狼狽悶蹙莫知所措矣昨伏見正言趙翼命之疏 批則非責賤臣極嚴且峻臣益不勝惶怖悚慄之至夫天下之惡莫大於叛逆其內外親戚皆被株累者實古今不易之定規其間或有大義滅親如石碏王導者則時君世主察其忠悃任用如故

此則千百年曠有之事也今使巽命立朝多年忠勤
彰聞則當此人才眇然之日雖清班顯仕亦可許之
乃於出身之初非有見焉而遽擬於參下極選豈不
有乖於春秋嚴討逆之義哉設令巽命真王導也而
日後逆族登科者輒援此爲例卽擬極選無少拘礙
致令逆賊至親昵侍吾君作一應行之常典則臣未
知此果安道耶否道耶臣聞 仁祖朝趙重呂以器
遠之甥姪旣經玉署而及器遠伏法之後坐廢多年
朝廷聞重呂嘗與器遠有隙始除宮官而終不得復
踐宿跡申渢以自點之甥姪終身見枳清塗 祖宗

朝治逆之嚴有如此者而雖以近事言之許積死於緣坐比柟堅有間而其甥申厚載猶坐此久廢累年之後復通承宣之望此豈非今日之所當監者耶今之右翼命者輒以故相臣洪瑞鳳比擬而瑞鳳之勲庸茂著爲國藎臣已在於其舅柳夢寅被誅之前則其與翼命之事太不襯着矣或以爲逆柟伏法之時翼命年幼必不與知凶謀至有陳達筵席者云噫使翼命年長而與知凶謀則自有王法何論清塗之通塞耶若以年幼而自同平人則緣坐被謫之律又何以并及耄悼耶此等說話不成義理而 殿下猶且

許之以公議愚臣之惑滋甚焉臣謹按晋史王敦反
劉隗刁協勸帝盡誅王氏王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帝
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
出臣族其辭氣之間謹慎遜順如此未嘗有怨詈隗
協之意今翼命之疏世路雖盱入朝見嫉等語顯欲
歸之於黨議其氣象何其與王導逈然不侔也臣於
當初回薦時不知翼命之有此累而誤許之及見臺
疏不敢仍爲文過遂非之計實不料據實引咎之言
反爲欺誣　天聽之歸使臣平日言行若能見孚於
人則此言奚爲而至哉臣之反躬慚悼失心自廢者

此也而今因巽命之疏又承未安之 教尤何敢一刻晏然於職次乎臣性本巽懦前後被人詆斥未嘗呶呶爭辨而此事關係至重誠不忍黨逆族而負殿下不得不極言竭論罙增死罪伏乞 聖明亟命鐫削臣職仍令放退田廬以謝時議以安微分公私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之疏語專出務勝殊涉未安矣勿辭察職

辭開城留守疏 庚寅二月初三日呈

伏以臣負累至重甘心自廢前後 恩除一未行公矣新授開城府留守之 命遽及於千萬意外適當王候違豫逐日起居之時不暇顧他強顏出肅仍叅

候問之禮粗伸犬馬之誠而玷汙班行喪失廉義內
自循省未嘗不騂然發赤也噫硜硜小人而聖人猶
有取焉者以其言必信行必果也朱子釋之曰下此
則市井之人不足以爲士矣今臣以告君不信見疑
於人則是人以市井待臣也臣若不知羞愧唯榮利
是趍則是又以市井自處也堂堂 聖朝焉用此鄙
夫爲我舊都居留責任不輕從前妙簡才俊未嘗苟
授匪人此非滓穢賤臣所可一日忝居者而伏況臣
於向年冒嫌犯戒與聞廟堂之末議幸賴我 殿下
憐其冥行不止 誨諭之勤如父詔子臣感泣懺悔

猶至今懍惕也今此所叨之職例兼籌司臣雖迷頑何敢復當斯任以孤前日　指敎之至意也哉臣釁垢未湔衷情未暴本不當更厠周行而至於本職之冒據尤萬萬知其不可臣之此言豈獨爲臣一身之廉隅哉所惜者朝政也所重者國體也玆不得不畢露危衷仰瀆於　靜攝之中臣尤死罪伏乞　聖明察臣苦懇之非出於一毫假飾且念國體朝政之有傷　亟命鐫遞臣新授職名以便公私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怖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從速察職

第四疏三月初五日呈時左相徐宗泰筵奏以爲閔某以前月臺言欺君云云爲難進

之端其情固然而第其情實豈其如此　上批開釋之後一向引嫌殊涉太過從重推考更爲牌招俾速辭朝何如　上允之公遂不承牌待命金吾門外翌日又呈此疏

伏以臣所被者欺君之目也所叨者居留之任也夫欺君極罪也居留至榮也以極罪之人蒙至榮之寵求之事理豈不大相乖舛矣乎　殿下以臣爲有罪也則所宜勘斷以法而亟收其誤　恩也以臣爲無罪也則所宜昭洗其寃而明責其逋慢也今乃不然初既以人言爲得宜而久稽勘斷後又以所遭爲既往而俾喪素守唯以含覆掩置維縶驅使爲事不亦有歉於明刑之政使臣之禮也哉臣雖迷頑亦有

一端羞惡其何敢負極罪而貪至榮揚揚冒居若無故之人乎屢煩控籲而不知止日昨 恩召而不敢赴誠出於狼狽窮蹙萬萬不得已也席藁金吾門外恭俟鈇鉞之誅即伏見擧行條件則大臣筵奏乃以豈其如此等語置臣罪於疑信之間而猶請牌招促赴臣知大臣誠有藏疾納汙之量而其於待士夫養廉耻之道果何如也不幾近於欲其入而閉之門耶臣有死而已決不敢趍承也噫臣持身無狀事君不忠臺臣論之於前大臣疑之於後臣雖欲包羞强出亦不可得也在臣之道只宜泣血追愆飭身補過益

用力於言行之節而見今日夜之所祈祝唯在於速就刑章免致撕捱而已惟 聖明少加矜愍亟命勘律以幸公私焉臣無任跼天蹐地迫隘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辭至此本職許遞焉○是年夏公又除江華留守始荷開釋之教遂出膺命

論斯文是非疏丙申二月二十八日以大司成呈

伏以臣忝居師儒之任已過半年而素無學識無以導迪多士仰裨我 殿下菁莪之化尋常愧懼若隕淵谷聊伏見舉行條件之下本館者則以儒生尹鳳五頃日書進所懐時有儒者自有真假先王之稱不宜輕加等語 特降停舉之命臣不覺愕眙失圖不

意　聖明之世乃有此舉也玆敢猥效執藝之諫略
伸憂慨之忱固知寂寥之語不足以感回　天聽而
亦安知寸莛或辦大撞之功耶惟　殿下試霽雷威
平心澄省焉夫　殿下之稱尹拯以先正者盖由於
平日之禮遇而拯與先正臣宋時烈爲仇敵之故也
殿下於罪時烈之日乃　命牽復拯因仍不改馴致
拜相其禮遇本末不過如此此豈拯真能有道有德
殿下克知灼見而然耶噫論人之道惟觀其大處人
之大倫莫過於父師而拯於師則事宋時烈四十年
含憾於墓文一事隱忍累歲外行師生之禮而私與

人書而詆辱之事俞棨二十年欲以源流編輯之功專歸於其父則臨死囑付之言諉以不知於父則欲得溢美文字終至背悖賢師反使其父平日瑕釁彰著無餘又以其父在都事謂無可死之義使其終身不娶不仕自怨自艾之美意因此而盡歸虛套律以古人誣親之訓果如何也大者如此餘無足觀且臣未知拯著何書可以擴前聖之未發立何言可以扶一世之名教而 殿下遽加以先正之稱不言其所以然耶儒生等所謂先正不宜輕加儒者自有真假等語只見其至正至當擷撲不破臣不敢知此何罪

也嗚呼昔我 孝宗大王奮發大志收召羣賢而宋時烈最被魚水之遇當時清議張甚一種流俗之輩多爲士論所擯此類含怨傷伺非一日而特以 孝顯兩廟眷遇時烈罙篤故畏憚而不敢發 殿下嗣服之初羣壬得志幽囚時烈於絶島及至庚申之改紀始加禮遇於時烈而未見其尊信倚重眞如 先朝之爲也於是拯挾私憾首先詆辱而向之傷伺而不敢發者羣起而合勢打成一片徒黨寔繁氣勢鴟張遂不可復禦滄桒屢換變恠百出而義理之晦塞是非之貿亂莫今日若也夫拯之詆辱時烈也以義

利雙行王伯並用等語直斥其心術時烈真有心術
之疵而拯言爲是則是時烈非儒賢也不然而拯言
出於逞憾詬罵則拯是誣賢之人此正則彼邪彼正
則此邪不翅若薰蕕氷炭之不可同器而 殿下之
尊尚拯禮遇拯至此者乃所以斥時烈也時烈已亥
獨對說話 殿下已經睿覽矣其密勿訏謨契合昭
融實是諸葛後一人也以 孝廟則哲之明夫豈與
義利雙行之人共圖大業而托契之密至於如此耶
仰惟 殿下天姿英睿 聖學高明如此易辨之是
非豈不能了然於中而特以 殿下平日喜圓而惡

方喜無事而惡煩鬧時烈一生持論嚴峻其前後章
疏直言無諱　殿下固已不喜於心而自有拯事以
來時烈之門人及中外章甫之封章伸辨者相屬於
公車　殿下又厭其煩鬧矣時烈死後士習日益委
靡直截之風已衰瞻顧之習漸盛而戊寅下父師輕
重之　教庚寅大舉屛黜之典人皆怵畏威勢無敢
爲時烈極言竭論而伸白之者　殿下於是乎喜其
無事以爲今乃得鎭鬧之妙策而自是以來世道陵
夷邪說肆行遂至視倫常若弁髦指大義爲空言其
流之害殆有甚於洪水猛獸搢紳章甫之不敢言而

隱憂者積有年所今鳳五等乃於士氣沮喪之日獨
持正論觸犯忌諱書進所懷而　殿下遽又摧折之
責罰之景象愁慘聽聞駭惑是積陰之中微陽無可
復之期矣　殿下頃以平日禮遇今何忍棄之為
教今日士論亦非有追罪拯之意只欲　殿下明是
非別淑慝而已昔　成廟朝太學生李穆抗章請誅
寵遇之大臣而亦不之罪焉　聖祖待士之重有如
是矣今泮儒之狂直不及古人而　殿下處分實有
愧於　聖祖此又臣之所竊歎者也抑臣於李真儒
疏語竊有所未曉者真儒果以拯為先正為儒賢而

欲辨其被誣則何不以極之當日處義盡善無疵之狀據其事實一一歷陳以大定是非大明義理而泛稱被誣只請言者之一併按畀導 君上以威刑御下欲以箝制一世之人口似此言論臣未之聞也臣目見斯文將喪黑白倒置而誦法先賢之儒生橫被譴罰職事所關不敢泯默冒鈇鉞而極言之伏乞聖明深究義理之所在克念邪正之當辨收回鳳五停擧之 命明示幡然悔悟之意則國家士林之幸無大於是不然治臣妄言之罪以彰 殿下定國是之道臣亦不敢辭矣臣無任憂憤激昂屛營俟 命

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停擧之命元非過當收還之請未可曉也]

再論斯文是非兼陳情勢疏 [九月十三日以左尹在廣州因縣道]

呈

伏以臣一言觸諱衆怒如火白簡縱橫罪名狼藉律以邦憲竄殛猶輕而 聖慈天覆不置大何使得以偃息於田野之間臣歸伏蓬蓽謌詠 聖澤分甘沒齒無復餘憾矣不自意曾未數月 天心開悟是非大明士林增氣斯文重光而如臣滓穢之賤亦得混蒙剪拂之私昨日給職牒今日 命叙用旣授以國子之兼帶又申以京兆之佐貳 恩出夢寐事異常

格惝怳感泣精爽飛越在臣之道惟宜即日趨朝叩謝 天陛承聞起居之節少伸憂煎之忱而第念向日諫臣之所以聲罪臣者不比微眚細過且不止就事論事至於舉平生而歷數之臣雖無狀亦有一端羞惡其何敢蒙此僇辱冒入俑門玷汙班行貽羞賢關也哉盖臣春間一疏竊附於執藝之諫衛道之誠而區區秉赤只望 聖明之審察於邪正無眩於是非而已而誠未上格身陷大僇縱恣之斥悖慢之目無非人臣之極罪士夫之惡行今雖不敢費辭分疏以傷事體而請略暴其本情之一二焉夫先正臣宋

時烈道德學問之高下淺深固非如臣顓蒙所敢窺測而竊嘗伏聞我 孝宗大王魚水之契敻越千古待以賓師托以腹心 手書密札使我 顯宗大王親傳於講筵而書中至以胡草欠敬爲未安且或以先生稱之而不名焉臣外祖文正公宋浚吉臨歿之時命門人大書高山仰止四字付之壁上曰此尤翁也小子識之先臣文貞公維重乙卯疏曰臣少遊宋時烈之門徒知其學問之純正踐履之篤實愛君之精忠扶世之大義而未見其貪權誤國彷彿於近日之言者臣仲父故相臣鼎重嘗語諸子孫曰尤翁言

論嚴峻世人多苦之者而然其平生所執無非大經
大義人欲攻之則秖自陷於小人之科甚可畏也後
生宜知之夫上而　聖君之所尊敬下而賢父兄之
所景服如此以故臣生髮未燥已知時烈之爲大賢
君子而斥時烈者必小人也至於尹拯背師之事前
日　聖教輒以父師輕重爲斷案夫父師之有輕重
在常情宜若當然而第父師人之大倫也果宜有輕
重之分則從古聖賢必已言之而經傳中無以輕重
爲言者朱子以欒共子生三事一之言載之小學書
而亦不及輕重之分聖賢於此必不有所忘漏而終

無可據之明文何也設令父師眞有輕重處變之道自有其義而拯則師生之義未絶而私與人書論斥其師之心術其初蓋出於察理不明處義迷方而終歸於傷倫悖義大爲世道之害　殿下猶且顧戀於平日之禮遇而不欲人之明言顯斥故右拯之徒乘時鼓吻百端譸張變亂黑白貿換是非將以病人國家而莫之恤如臣寂寥一語爲其中傷又何足言哉且以戚畹之干預朝論爲臣之大罪此則正臣藥石之戒也然苟非職事所關則臣豈樂爲之論事哉若曰雖係職事必須含默不言然後方合於戚里自處

之義云爾則傅喜之直言忤主竇武之爲黨人三君何以見稱於後世哉且臣聞先正臣宋時烈稱故判書張善瀓之賢曰隨事盡言少無戚里婾婀之態戚臣必以不言爲義則先正之論又何以如此哉雖然臣於不似之職初若抵死辭避終不冒居則臣固無事於言而人不以是咎臣此實臣所自反處也若其主張朝論四字直欲以權奸擬臣而加之以湛滅之禍也臣性本踈緩且鮮交游凡於朝紳間大小論議有同聾瞽之狀不待臣自辨人必知之而其言猶如此臣誠怖悸莫知其由此無非臣冥行擿埴涉世昧

方之致尚誰咎哉今臣自靖之義唯有永謝世路終老畎畝謹避危機獲保微命生爲 聖之民死作結草之鬼而已外此實無毫分餘念而在 聖朝禮使之道亦宜思所以善處之也伏乞 聖明亟命鐫削臣職名仍令選部更勿擬擧俾之任便居住隨分飮啄以終餘年以全 聖恩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泣血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今玆辛復意非偶然則向來臺詆自歸擠排有何情勢之可言卿其勿辭從速上來察職

辭吏曹判書疏景廟庚子八月十九日呈

伏以臣昨於千萬夢寐之外忽承天官 新命臣誠

驚惑悚懍五情失守直欲循牆逃遁而不可得也臣本戚畹小臣承籍先蔭歷試內外未效塵露而節次推轉致位崇班居恒憂懼寢夢猶驚重以年來位著不備承乏苟充籌司恵廳等緊重職務並萃於一身不但才分之自知不稱早衰多病精力消耗文簿酬應動輒謬錯因仍久滯必有僨敗之患每欲畢陳情懇以丐解免而當此上下悲遑之日有不敢煩凟於天聽趑趄囁嚅如坐針氈矣此際又加以千不近萬不似之職名夫豈有一毫堪承之望哉噫冢宰之職董率百官公銓注抑奔競進退賢邪黜陟幽明而國

家之治亂人才之用舍於是乎判焉苟非其人吁其危矣況戚臣則形跡所拘嫌碍多端故從前勿問賢否未有戚臣而居是任者耳目所記便同令式是以惟我 大行大王眷遇諸戚終始不替而亦未甞授以東銓之任以昭平明之治一世傳爲美談羣下孰不欽仰而今 殿下乃於新服之日遽撓隄防有此誤恩雖不敢知 聖意之所在而其貽累於始初清明之政爲如何哉臣於頃日筵中敢以孟莊子不改父臣與政之事仰陳勉戒之語則 殿下奬之以嘉言今乃於爲國家擇銓衡一大除拜舍置 先朝屢

試已效之舊臣輕授　先朝久念不可之戚臣其於
先王左賢右戚之政豈不相背而如臣者受　恩罔
極縱無報答之階亦何忍以臣之故汙　殿下無私
之治乎　殿下用人之方而莫之恤乎伏乞　聖明
深追　先朝之遺意且念政防之難壞俯察臣抵死
力辭之血忱非出於飾讓便身之計　亟命鐫遞臣
新授天官之任以幸國事以安賤分以慰朝野之望
公私不勝大願臣無任血泣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銓官之除實循公議卿勿過辭從速行公

第三疏同月二十三日呈

伏以臣自叨 新命再上辭本披露情實竭盡底蘊
或引 先朝或援古例以至政防之難撓後弊之難
杜一一指陳歷歷可據而 天聽邈然諭之以太過
勉之以速出是必臣文辭拙訥不能導達誠意而然
也自反悚恧益無所容請復以 先王遺意反復流
涕而極陳之唯 殿下少加舒究而俯垂澄省焉昔
我 仁顯聖后之御世也每以臣兄弟名位漸顯爲
憂我 先王載其語於 親製誌文中可以昭示百
代永作令典是以自辛巳以後 先王悼念舊日推
恩戚屬 除旨頻煩陞擢驟躐臣之兄弟數年內皆

躋宰列而然於東銓之任則廟堂該曹雖或謬舉未嘗一下 天點蓋不唯灼見臣等之不肖不足以當此任所以追思 聖后之雅意曲加保護而欲其全安也深念政防之難撓恐其日後之有所籍口也庚寅年間臣兄臣鎮厚特蒙西銓之 命以處地之不可冒據上章陳懇則 御批有曰西銓異於東銓未爲不可臣兄遂感激卽出 先王遺意之不許東銓於此益章章矣臣每念此事闔門感泣日夜之所祈祝唯在於 殿下之克遵 前軌以光 聖德而私門亦得與蒙保全之澤矣今玆 新命遽下於意慮

之外無亦　殿下於　先王遺意之所存或未及熟
察而深識之耶臣若幸其如此乘時徼利揚揚冒處
於進退通塞之地則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豈不凛然
可畏而他日亦將何顔歸拜　先王　先后於地下
耶臣言及此不覺心肝之摧裂仰惟　乙覽之際
聖情當復如何臣敢以自己私懇輒引　先朝致令
嚴廬之中益疚　孝思臣尤死罪臣之情事如上所
陳　召命日降而蔑無蠢動之勢分義掃盡悚怖罙
增不得不走伏金吾門外恭俟斧鉞之加即因喉司
稟啓又　降勿待　命之教　聖眷愈隆臣罪益重

臣以首頓地惶感罔措而本職未解之前無非臣違命積罪之日何敢退伏私次偃息自如乎玆敢席藁封章復此仰首一號伏乞 聖明遞臣職名回授可堪之人使大政不至遷就下臣司敗重勘違慢之罪使頹綱得以振肅則公私之幸無大於此矣臣無任涕泣懇祈之至答曰省疏具悉銓衡之任終始辭殊涉太過卿其安心勿辭行公

○夢窩金公以領相劄陳閔某既不欲應命而大政已迫請姑許遞蒙允

陳戒疏辛丑四月二十日以戶判呈

伏以今日國事可謂岌岌乎殆哉新經 大喪人心危懼比歲歉荒民命近止中外之所祈望只在於麥

事登熟小民得以延活矣不幸三春亢旱徂夏愈酷今雖得雨已判無麥而盲風日吹寒凜異常癘氣熏染死亡相續加以盜賊遍滿國中處處竊發至有騎馬放砲白晝殺越之變幾何而不爲張角葛榮耶國家存亡將決於呼吸之間此正君臣上下汲汲遑遑早夜講確聚精會神如救焚溺之時也雖依 祖宗朝故事日三晉接在今日猶爲緩歇而 殿下方且深居九重厭見臣僚諸臣方且次第引退思保其身而在朝者亦多呈病引嫌不念職事衙門長事閉印朝儀不成班行享官無以塡差試官無以擬望而備

局樞密之地閱月不得開坐賓廳日次雖或備員
殿下有時不許賜對而今日又以堂上不齊頃稟至
於遇旱祈雨自是循例應行之事而亦未有聞臣不
敢知若是悠悠泛泛泄泄沓沓而尚可以迓續景命
保守其國耶仰惟 殿下於外間物情未及目見稼
穡艱難未曾親經朝臣之進見絕少亦無由備細指
陳者則其何以俯燭國勢危急之至此耶 殿下何
不日召大臣諸宰使之進前曰 先王之志何以繼
之 先王之事何以述之何以救吾民乎何以止吾
盜乎諸臣之在野者何以則可使造朝乎在朝者何

以則有所飭勵乎 親出玉聲勤勤懇懇日日如是
又日日如是雖今日亦 命牌召諸臣之不進者即
使入對亦惟誕降 綸音布告諸臣曰爾以 先朝
舊臣何忍棄予不顧罔念岌業之勢耶縱不我足獨
不念 先朝之恩遇耶開示誠心反復曉諭則凡爲
臣子者孰敢不感泣承 命奔走率職乎且宜日開
講筵親近儒臣援据古今講劘治道夫如是則諸臣
雖未有奇謀異策可以一朝轉危爲安而上下情意
自然流通大小臣僚各殫心思凡可以一分利益於
國者必將靡策不舉臣愚竊以爲目今急務無過於

此一着矣竊見中外蓄積俱竭京司則 祭享 御
供之價多多未充給百官須祿軍兵放料苟簡百端賑
廳宿儲已竭於京外賙賑而更無所餘外邑則通八
路糶糴之穀本是累百萬斛而即今見存者不過數
十萬斛麥前既已散盡麥秋無所收則民將盡劉而
外邑如此京司又如此更將何穀而可以接濟乎亦
將何策而可辦無麵之不托乎昔 宣廟朝名臣李
之菡以抱川縣監疏陳救荒之策曰京倉之穀有限
而八道之殘邑請賑無窮恐無可繼之理陸海者藏
百司之府庫也銀可鑄也玉可採也鮮可網也鹹可

者也此誠識務之至論也而今則既無可移之議鑄
銀之事非見奪於營門則輒見塞於守令終無廣採
取資之路採王之法今無聞焉至於魚塩之利盡屬
於各衙門諸宮家更無一片閑地唯有鑄錢一事猶
可爲也而論議岐異弊端亦多又無以斷然行之見
今饑死之報日聞流丐之類塡街而臣嘗千思萬慮
夙宵區畫終無可救之策臣誠茫然莫知所以爲計
矣然亦何可謂之無可奈何而恬然不爲之動念乎
殿下果能至誠惻怛日講拯救之道則雖其勢窮力
盡不能有濟而溝壑之鬼亦必無憾矣仍伏念以臣

庸才適當此時掌國財賦職務煩劇精力昏耄文簿酬應亦多錯謬況可望出謀發慮裕國活民以副殿下委畀之意耶今此所陳只出憂慨而終不得進一救民之策其債事溺職之狀於此亦可推知豈可因仍蹲據以重誤 殿下之國事乎臣以喬木世臣義同休戚非敢有一毫飾辭圖便之意爲今之計獨有亟退臣身妙選善理財有識慮之人回授地部賑恤之任則實是扶危之第一策也惟 殿下深留聖意焉臣有數件稟定事書勿以待者已至兩朔而煩瑣不敢並陳以俟早晚敷奏只以關係 聖德朝

政之最大者流弊而言之伏乞 聖明俯賜澄省無墜我 先王所遺之基業焉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縷縷進言出於憂愛之忱予深嘉尚可不留心焉卿其安心勿辭從速行公

因廚院草記事請罪疏八月十九日呈

伏以臣待罪廚院妄論閹宦之罪遽承未安之 教惶愧悚慄不知置身之所也噫臣雖無狀豈不知 御供之至重哉國家設廚院使提調以下與內侍逐日看檢 御供百物以入者所以重〻 御供而尊事體也苟或一毫不謹則提調以下罪之可也而今於

提調監進之後又許内侍之居中點退任意操縱則事體反輕弊端百出設廚院何以哉雖有謬例所宜釐革況都薛里而點退設或有之而今番則監膳薛里與臣同坐捧入之後旋又不待都薛里之點視任自還退者情狀可知也至於此輩需索之多端貢人蕩殘之可矜臣前已略陳於筵中而蓋貢人輩逐日情債所費殆至錢貨二十兩許三朔應役之際公私負債不知其幾昔之富饒者今成乞兒每以願罷貢物之意泣訴於惠廳臣一自陳達申飭之後使之切勿應副此薛里輩所以含憾而必欲逞毒者也所捧

之魚果不合於 御供則初何以順捧於同坐之時
而見退者元無文改捧者無所勝則其意果在於爲
御供耶爲操縱耶臣猥忝崇班論一小宦未蒙 聖
明之俯諒反疑臣不顧 御供之體重以此而按臣
之罪竄殛猶輕臣將何顏面更厠周行乎況臣冒叨
本兼劇務今已周歲神精凋耗筋骸澌綴實無陳力
就列之望而又當國儲蕩竭災荒無前之日裕國活
民茫然無策尤不宜一日蹲據以誤國事玆敢更申
前日之陳懇以冀 天地父母之俯賜哀憐伏乞
聖明亟許鐫遞臣本職及兼帶惠局厨院等任仍

命攸司勘臣罪犯以警具僚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
屏營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辭里所爲雖曰舊例未免輕遽幸爾而致有何引咎至此予安心勿辭從速行公毋滯繫務。草記在下卷

擬請還收三司鞫問疏事是歲十二月初六日時大變特旨遞公户判因付軍職初十日以判義禁違牌因草此疏將上之會賊臣宗厦發削黜啓蒙允未及上

伏以臣積勞所祟精耗病痼陳力就列斷無其望而
諸司緊務尚未卸下不得不仰申疾痛之呼以冀
聖慈之垂憐而見阻喉司登徹無路方切悶蹙之際
以金吾鞫問三司諸臣事庚牌下降欲起還仆竟未
祗赴恭俟逋慢之誅不意譴罰不加 恩召荐辱嚴

畏分義忍死趍詣於闕門之外而第臣於茲事竊有
區區憂慨之忱玆敢冒死而略陳之唯　聖明平心
舒究而忘怒觀理焉夫伊日大臣之赴闕也喉司無
啓達之事而引見之　命先下以常理推之非宦寺
私奏則　殿下何由以知之宦寺果有私奏之事則
亦非和應而何筵席諸臣之交口仰稟也　殿下終
靳一言開示臺臣之請拿承傳色司謁也　殿下即
賜允俞諸臣何以逆料　親聽前導聲之教追下於
數日之後而不爲之論啓以爲杜後弊防禍萌之圖
乎雖其年少氣銳下語太峻以致激惱　聖衷而原

其本情則只欲尊朝廷於日月之明而已是誠何罪耶古人之論諫官曰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其體貌之嚴重有如此者雖以人主之威不可以私喜怒有所折辱也明矣今者論思臺閣之臣論君德論大臣而下吏幽縶迫問言根此實古今之所未聞也昔宋臣唐介論文彥博通宮掖得執政仁宗雖貶斥介而未聞有拿鞫之舉況又中使護行而罷彥博以彰其直至今稱介爲直臣而彥博不害爲賢相此豈非今日之所當法耶臣忝長金吾既知此舉之大累於　聖德大妨於言路何敢苟然奉行

以褒其守而失其職乎玆敢妄效執藝之諫冀幸
聖心之一悟伏乞 殿下亟恢轉圜之量還收三司
諸臣拿鞫之 命仍治臣妄言之罪以尊國體以光
聖德實 宗社臣民之幸也臣無任涕泣懇迫之至

乙巳袖劄 公以今上即位初年自謫中還朝朝野方屬目新政公以爲辛壬凶徒之禍心不但在於戕殺士類而國家之其能保有至今者天也然而凶言由此而蓋深禍機由此而益滋苟不及此時溯源竭論打破凶言明定義理則國不可爲國而禍亂之階將無以杜矣至是以禮曹判書欲一極言之人皆危之而多力挽者公皆不從因二月二十六日晝講入侍袖此劄以進

伏以 殿下嗣位以来勵精圖治夙夜憂勤中外拭

自想望至治此實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白首炎荒幸而不死重入脩門獲近耿光其欲追　先朝之殊遇少效涓埃之報者豈有窮已而學識茫昧精力衰耗何足以仰補萬一哉臣竊覸　殿下於發號施令之際其所先務者一曰敦孝悌也二曰恢蕩平也此豈非帝王之盛節當世之急務也然　殿下之所以施爲措置者似若與臣平日所聞所學者有異君臣之間講劘道義務歸至當自是姜事臣敢竭其愚忠而極言之惟　殿下虗心開納焉所謂孝悌者有本有末本者即孔子所謂善繼志善述事者也恭惟我

肅宗大王仁明睿智剛毅果斷　臨御旣久春秋益
高則於國家大小事無不練達明習人之情僞事之
是非若燭照而龜卜擧其大者而言之則辛巳討逆
丙申正斯文斯二者俱係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綱
而其所以處之者又皆從容審愼熟慮深思不暴喜
怒不動聲色一擧措而歸之正可以傳百世而無弊
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粤若我　大行大王臣於昔者
六年春坊侍講最久伏見　仁慈明睿溫粹和易誠
是不世出之英姿也加以學問夙成行誼純篤辛巳
仁顯王后之上賓也哭泣之聲聞者莫不墮淚其能

纘　肅廟之業光　肅廟之烈者可必於他日矣不
幸中年以後疢疾乘之寢膳起居之節不至大段愆
常而事務酬應之際或未之審察臣僚陳奏之言或
未之領會外庭諸臣咸懷憂懼唯思至誠夾輔隨事
匡救以俟早晚平復之慶　先王自量證患之難強
有妨於酬酢萬幾托　殿下以儲副之重仍　命代
理庶務諸臣無不憂傷哀痛不忍奉承者蓋亦有日
矣及其有世弟可乎左右可乎之　教則旨意愈益
懇切　聖慮愈益深遠而一種諸人自生疑㥘恐其
不利於己趙泰耉不有請竄之臺啓率其徒黨冒入

閤門不由政院直掌賜對而輒皆以　宗社將亡爲
言臣未知左右用事則　宗社可安　殿下代理則
宗社將亡者是果何說而臣等猶以爲彼輩妄生疑
阻不顧國家大體者實爲迷惑之甚及至逆窟尚儉
事發露則意其因此而或知當日諸臣之心事與夫
渠輩之爲罪得以少息其禍心矣乃反徑究大獄而
不覈事實虎龍一鏡繼出而斬伐肆行誣悖滋甚則
凶徒之締結交亂至是而狼籍難掩矣於是乎以丙
申大處分謂非　肅廟本意而容易變改辛巳逆獄
雖未能翻案而其所以追加崇奉者一反　肅廟之

遺志禮經之大防凡 肅廟平日政令不問大小變易殆盡而輒曰禀 上旨取 上旨嗚呼以 肅廟前後處分謂不是當則已義理之明白托付之丁寧如此而及至 大行朝一切變改是豈 先王之本意哉況以平昔英睿之 聖姿推度於此等舉措則未見有一毫近似者乎其曰禀處曰俞者蓋是 違豫中泛應於羣凶奏達之際而於本事之是非未或照察而然也夫疾病之來聖賢之所不免顧何損於聖德而一隊羣奸爲諱 先王之有疾隂以自脫其簸弄無嚴之迹不恤其上加玷累寧不痛心噫 殿

下之承事 肅廟與 先王凡幾年矣詳知 兩聖
之本心者宜莫如 殿下殿下以爲 肅廟丙申處
分畀非本意而 先王之有所變改者果一出於
睿裁非由於奸凶之熒惑耶臣以近日兩先正復享
復爵等事而觀之决知 殿下之意未嘗疑眩於此
矣然則彼凶徒者於 肅廟則直斥其 大處分謂
由於積年沉痼之疾而恣意誣毁不必顧忌於 先
王則秘諱疾患設爲禁防言或及此輒指爲逆以至
導 殿下以撲殺上書者而其意不已此其故何也
殿下亦嘗思之及此耶 殿下睿學高明於義理曲

折必已洞然無疑而宮闈之間細大之事又　殿下
之所稔知則其於今日羣下之忠邪是非寧有不能
辨者哉特以其事關　兩朝遵　肅廟之處分則或
慮其有妨於　先王襲　先王之軌轍則又恐其有
礙於　肅廟以是而持疑不決左右難處夫如是則
肅廟之誣無時可辨　先王之本心無時可明矣必
也明言　先王以仁孝聰睿之資不幸有無妄之疾
爲小人所障蔽數年之間變易　肅廟之舊政者一
出於羣邪之眩亂然後始可解中外之惑釋後世之
疑而　先王本然之懿德乃得如日星之昭揭矣然

則 先王固未嘗不繼 肅廟之志述 肅廟之事
殿下亦未嘗不繼 先王之志述 先王之事而
三聖授受之際盛德大業光明洞達訢合無間矣是
豈非孝悌之大本耶臣之如是力言者蓋恐耳目寖
遠事勢寖變則奸凶之徒獲遂陰脫之計而 兩聖
之誣永無可辨之期也夫不諱 先王之有疾然後
先王之誣可辨 先王之誣旣辨則 肅廟之誣不
待辨而自明矣 殿下必須推明 兩聖本心之所
在中間掩蔽之委折曉諭中外使 兩聖心事如青
天白日人得以見之史得以書之則庶幾無歉於繼

述之義而克盡於孝悌之道如哭泣之節祭奠之禮不過爲孝道之疏節耳臣支離不死更歷百變乃於殿下之前言及 先朝之事而上下往復無不可悲竊想 殿下聞此難以爲懷亦非臣之所忍提說而特以今玆所論上關國體臣若不言則是事 殿下不忠而忘 兩聖罔極之恩也伏願 殿下深留聖意焉至若恢蕩平云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豈非 殿下之所欲體行者耶夫蕩平二字謂人君用人處事之際絕去一毫私意而唯觀其人之賢邪其事之是非而已朱子所謂

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唯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遠去之唯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云者是也宅心至公惟賢邪是辨而一黨字忘諸胷中然後方可謂之蕩平是以舜舉皐陶而不仁者遠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若於賢邪進退之際疑其爲偏重必欲雜薰蕕氷炭於一器之中則必無並容相濟之理而大違於箕聖蕩平之

訓此宋之建中靖國所以卒召靖康之禍者也然知
言窮理之功有所未至則其於賢不肖辨之甚難人
君喫緊用工處只在於此而若能去一私字則思過
半矣所謂私字非特偏用私昵之人然後謂之私也
欲以無私示人欲以公平見稱而出於有所為之心
者亦私也然臣之愚竊以為今之賢邪辨之最易何
者幸 先王之有疾忌 殿下之英明盤據糾結欲
濟其慾者皆凶徒也而 殿下既已覺其然也然斥
退之際猶慮其或歸偏重輒示顧藉愛護之意朱子
所謂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

不得伸而惡者反章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
不平者不幸近之而亦有乖於書經勿疑之訓矣懲
討既行是非大定之後持是道不變磨以歲月而取
其中稍有樹立者隨才調用於百執事則年久之後
衆心自定是非大明自然有革面從善之效所當戒
者唯濫殺無辜而已臣竊以爲所謂蕩平之道無過
於此也嗚呼　殿下以天縱之聖承艱大之業以孝
悌爲出治之本以蕩平爲致治之方固已得其體要
而然未能深究其本根剖析於幾微者如上所陳又
竊覸　殿下於政令之間每欲避遠嫌疑拘於小節

而傷於大體者或多有之　殿下若求之於用心之微而考之於應事之際則亦必覺其爲病矣臣恐殿下此意未除則將無處不窒礙而孟子所謂發於心而害於政發於政而害於事者有不可勝言矣程子曰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夫人主一身宗社之所托億兆之所係是以事必求是人必求賢一念唯在於安宗社濟億兆而已何敢自有其身曲避小嫌耶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不與謂不相關即不敢有其身之意也　殿下近年以來險阻艱難亦既備嘗之矣自在　潛邸已遭橫

逆之言及進　儲位又遭鳳輝之沮遏世良之凶言
繼而有尚儉之謀害鏡虎之搆誣其他危動不安之
端不止一二此輩皆　宗社之罪人非　殿下之私
讐也　即阼之初雖即日盡取而正其罪此是爲
宗社討賊也非爲自己復讐也湯伐葛而四海皆曰
非富天下也蓋湯無一毫自私之心故天下皆知之
也今　殿下討罪而只知有　宗社無一毫私惡之
心如湯之伐葛則此所謂天討有罪顧何關於　殿
下之一身乎今　殿下慮人之或疑其爲自己復讐
容忍半年認賊爲子不惟不討而已新政之初擢鳳

輝於輔相此眞所謂以德報怨而孔聖之所不取也
殿下初見鳳輝疏上章於 先王至有毛骨俱竦四
字夫使 殿下毛骨俱竦者非 宗社之罪人乎
宗社之罪人而爰立於初政者豈不大有乖於天理
人情耶伏聞其後筵中至有比擬管桓之說筵席語
秘雖不得其詳而可謂太不襯著矣管仲之射鉤以
其爲子糾爭立也乃桓公之罪人而非得罪於齊之
宗社也是以桓公恕其各爲其主而置怨而用之今
殿下爲 先王儲嗣元無桓公子糾之事而鳳輝敢
爲遮莒之計此但爲 殿下之罪人耶抑爲 宗社

之罪人耶執此數端而反求天理則　殿下擧措之
失當可知矣且　殿下之進位儲極也　先王禀旨
慈聖而定策焉其時諸臣不過協賛於其間而已有
何功勞之可論而凶徒恐　殿下之思用舊臣乃以
援立擁立定策國老等說相繼陳達必欲歸　殿下
於有嫌當避之科　殿下不得不動於此等說竄謫
諸人之無罪抱寃非不憐愍而久靳霈澤最後始宥
數十人而當初以建　儲陳疏之臺官則尚滯嶺海
並與同時被謫者而均有向隅之歎此皆　殿下遠
嫌疑之過也伏願　殿下凡厥政令一循天理之正

惟以　宗社爲念勿以一毫自己之私置之念頭則規模宏大刑賞合理億萬世無疆之休自此始矣朱子之告其君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則可以轉禍爲福易危爲安誠至論也　殿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而凶徒謂殿下有求位之心　殿下聞此言若朝衣之坐於塗炭必欲遠避嫌疑洗濯此累則徒示人不廣而無益於　昭德只依朱子之言而潛心力行勉勉不怠則天下後世自可曉然知　殿下之心事矣惟　殿下

懋哉懋哉臣受 恩罔極圖報無階而今老且死矣
區區憂愛之忱唯恐 殿下一念之差害於其政
三朝之誣未盡昭雪敢此涕泣而陳之更願 殿下
立心必誠信見義必果斷出言必簡當毋加人以過
實之獎毋施人以罔功之賞毋爲漢唐好名之主深
戒五伯假仁之習于以鞏固邦家于以保守基業焉
若臣之所陳不中於理則亦願明白 誨諭而斥退
之以爲人臣妄言者之戒不勝幸甚上受置案上覽過數行公進伏
曰臣深究義理敢進此言伏願從容 審覽後日登對時明白 下教何如 上曰然遂持入大內○後
丁未七月公被譴罷一邊人復入掌令李挺齊請出付袖劄於政院 上乃命出示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二